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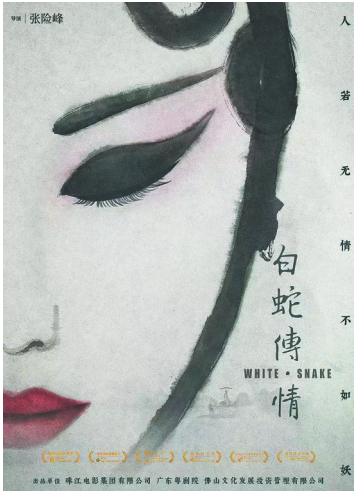
园
学
林
一
叶

《白蛇传》的前世今生：没有终点的爱情传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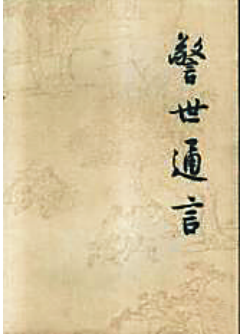
近日，被称为“国内首部4K粤剧电影”《白蛇传》引起极大关注，有关“白蛇传”的前世今生又一次进入人们的视野。

说起《白蛇传》，可谓是无人不晓，作为中国四大民间爱情传说之一，白娘子和许仙的故事已经流传了千年之久，长长的故事似乎永远也讲不完。翻阅厚重的历史，人们就会惊讶地发现，故事的开始居然和故事本身相差甚远。

■ 吴辰



《白蛇传·情》海报



《警世通言》



由赵雅芝和叶童主演的电视剧《新白娘子传奇》已成经典。



由李碧华小说改编、张曼玉和王祖贤主演的电影《青蛇》成了此类电影的高峰。

故事起源没有爱情

和大多数民间传说一样，《白蛇传》并不是某一个人一时的创作，而是无数代民间智慧的结晶。《白蛇传》中为人们所熟悉的“游湖借伞”“仙山盗草”“水漫金山”等情节都是在后世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

民间传说的源头往往都非常简单，有人在浩瀚史料中找寻根据，发现《新唐书·志第二十六》中有这样一则记载：“天宝中，洛阳有巨蛇，高丈余，长百尺，出芒山下，胡僧无畏见之曰：‘此欲决水渚洛城。’即以天竺法咒之，数日蛇死。”这则记载似乎真的与《白蛇传》有着渊源，蛇妖、和尚，甚至水灾都能在故事中找到原型。不过，《新唐书》里的记载终究太简单，其主题不过是降妖，至于《白蛇传》中的爱恨情仇、家国大义，《新唐书》却毫无记载。

在唐代，除了洛阳巨蛇的传说，还有另一个故事也与白蛇有关。北宋《太平广记》中收录有据说形成于唐代的传奇小说《李黄》，粗略地勾勒出了白蛇和书生的情感线索。说是唐朝元和年间，有甘肃书生李黄在为官闲暇之时，于长安市井中看上了一位白衣寡妇，李黄帮白衣寡妇还清债务，并同居数日。此后，李黄一病不起，最终全身化为液体，只剩下一颗人头。家人寻至白衣寡妇住处，只见残垣破瓦，并听闻此处常有大白蛇出没。这一故事后来繁衍成为《白蛇记》一篇，里边的人物更加言之凿凿，李黄被改名李瑄，身份也贵为凤翔节度使的侄子、金吾将军，白蛇害人的故事有鼻子有眼，越发真实起来。

但是，无论是《新唐书》里的记载还是《白蛇记》里的故事，白蛇都是一个反面的形象，这和后来《白蛇传》中白蛇、许仙的爱情故事有着本质区别。有研究者认为《白蛇记》和《白蛇传》除了都提到白蛇之外，并无相同之处，甚至就思想内容而言，还是截然相反的。诚然，究其创作意图，这些白蛇的故事不过是借着传说的外壳或是宣扬佛法、或是教人向善罢了，但是这白蛇与书生之间的渊源却在此之后激起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兴趣。

不断演绎的“倾城之恋”

到了宋元之际，有一本话本《西湖三塔传》，仍然是蛇妖吃人的故事，但故事的发生地却悄然转换到了临安，故事中除了以吃人为“主业”的蛇妖、獭妖之外，还出现了一名乌鸡化身的义妖，数次救下书生性命。不仅如此，故事的结尾还被改成了道人修塔镇妖，这竟又与后世法海降服白素贞的故事如出一辙。

也许是人们对“义妖”故事的兴趣要远大于那种人妖互不相容的刻板说教，在《西湖三塔传》问世之后，湖边塔下镇有妖物的传说愈传愈盛，不但明清二代游人大都相信这个传说，甚至连一些县志上也对这一说法所有记载。《西湖三塔传》中义妖以“义”救人而终被锁在塔下的悲壮故事更是让人心生怜悯，在不知不觉中，乌鸡化身的义妖竟然偷梁换柱，成为了后世所熟知的白蛇，也许是善良的人们怕白蛇独自作妖孤单，又给她安排了一位姐妹，就是后来的青鱼或青蛇。

明代冯梦龙写有著名的《三言二拍》，其中《警世通言》中有一篇《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仅从篇名就可以看出，作者对白蛇的感情明显有了变化，白娘子比起蛇妖要多有人味、少了妖气，而细品“永镇”二字更是让人从中感到了一丝唏嘘。此时，《白蛇传》的故事显然已经非常接近于我们今天看到的故事了，不但有书生许宣（后演绎为许仙）、蛇妖白娘子、鱼妖青青，还有了药铺、西湖、金山寺、法海和尚等关键要素。故事以许宣猜忌白娘子致使白娘子被法海永镇雷峰塔，许宣拜法海为师出家坐化结束，是一个标准的爱情悲剧，许宣和白娘子互相爱慕，却因人妖相隔而猜忌，最终阴阳两隔。在《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中，许宣首鼠两端，畏首畏尾，让人在惋惜之余更有一份厌恶，而白娘子却是一个爱恨分明、敢作敢当的角色，她为了爱情甚至不惜让城市倾覆，她曾经威胁许宣：“我今实对你说，若听我言语，喜欢欢，万事皆休；若生外心，教你满城皆为血水，人人手攀波浪，脚踏混波，皆死于非命。”此番话不可说不残忍，但白娘子口出狂言却又都是为了爱情，不由让人读起来有些“倾城之恋”的味道。

《白蛇传》是人间生活的镜像

中国的民间故事大多有一个圆满的结局，在《白娘子永镇雷峰塔》成型前后，一些以戏剧形式出现的《白蛇传》的故事在结构上就更加完整了，这些作品不仅给这个悲凉的故事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还给《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中戏份不多却为白娘子鞍前马后不曾歇息的青青安排了大量的剧情，让人物形象丰满起来。清代方成培整理梨园脚本而得的《雷峰塔传奇》就是这样一部作品，虽然结局仍是悲剧，但是戏剧中对许宣、白蛇、青青、法海等人物的前世今生都有着完整的交代，结尾处也并没有让白蛇“永镇”，而仅仅是让人妖分离。就连一向以死板可恶示人的法海也有着复杂的心理活动，在收伏白蛇时，法海有一段对白，称：“叹妖魔，将人缠，致今朝，干天谴。原非我，原非我，破你姻缘，总由他，数定难迁。看啼啼哭哭，慈心岂忍？只要将来回向，回向忏悔前愆。”足可见，即使是法海，也未能完全洗脱俗念，也正是到了这个时期，《白蛇传》的故事才从一个弘法教谕的题材转化成了一部有血有肉的民间传说，让无数读者流连忘返。

作为民间传说的经典之作，《白蛇传》的魅力还在于它是一部永远也不会写完的作品。不同的年代，造就了不同年代白蛇经典。如今，人们更熟悉的是电视剧《新白娘子传奇》中的“千年等一回”“西湖的水我的泪”，这正是电视机前无数青年所梦寐以求的爱情，这也是这部电视剧在三十年间一播再播、经久不衰的原因。

而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有李碧华的《青蛇》、严歌苓的《白蛇》等以《白蛇传》为底本的小说或电影，作家们分别在不同的时代、用不同的方式借着白蛇书写着世间男女的爱恨情仇。直至今日，网络时代，白蛇依旧在演绎着自己的传奇，这是一个永远不会结束的故事，其实白蛇、青蛇、法海以及故事中的一切都是我们所生活的人间的镜像，其中有欢喜、无奈、悲怆以及释然。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是怎样传入中国的？

■ 姚涵 潘乐

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在全世界第一次建立了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掀开了阶级斗争从国家内部扩展至世界范围的大幕。

十月革命对中国无产阶级意识形成影响巨大：一是为中国劳动阶级提供了世界主义意识，使其对中国劳工运动的认识开始超越国家范围，将自身视为全世界阶级斗争的一部分；二是通过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宣传和组织，建立无产阶级政党以领导社会主义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意识应运而生。

十月革命爆发后第三天，上海《民国日报》就以《突如其来俄国大政变》对其加以介绍。之后，《时报》《申报》《晨钟报》《太平洋》《劳动》《东方杂志》等纷纷对十月革命过程、劳工政权、反地主反资本主义基本方针及和平友好外交政策等进行报道。

十月革命的胜利有力启发了李大钊。他在《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等阵地上奋笔疾书，陆续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再论问题与主义》等大量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章、演说，并且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热情讴歌十月革命的胜利，旗帜鲜明地批判改良主义。

李大钊指出，俄罗斯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预示着社会主义时代的到来，是世界的新闻文明之曙光。他强调十月革命的胜利，是民主主义的胜利，是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宣告布尔什维主义一定能在全世界取得胜利。

简单地讲，布尔什维主义就是代表大多数人民意愿，体现大多数人民权利的主张。按李大钊的说法，就是“革命的社会主义”，奉“马克思为宗主”，目的在于“把资本家独占利益的生产制度打破”。

李大钊认为，“赤色旗到处翻飞，劳工会纷纷成立”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是世界历史的潮流，是“一种伟大不可抗的社会力”。什么皇帝、贵族、军阀、官僚、军国主义、资本主义，“遇见这种不可当的潮流，都像枯黄的树叶遇见凛冽的秋风一般，一个个地飞落在地”。

李大钊的文章和论述，在当时的有志青年中产生了重大影响。正是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开始具体地了解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进而坚定地走上了革命道路。

1918年至1919年，世界范围的罢工运动和民族独立运动引起国人关注。一时间，十月革命及其掀起的世界革命浪潮，进一步成为中国社会各界议论的焦点。罗家伦号召架起帆桅做一个世界的“弄潮儿”，颇具代表性。

对此，封建军阀和地主阶级视为“过激主义”“赤祸”。但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则从中看到强力政党对革命的重大作用，这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打下基础。

邓中夏在《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中，具体揭示了十月革命对中国工人运动的巨大激励：世界革命潮流的消息当时在中国报纸上真是“日不绝书”的，中国工人的文化程度虽然落后，虽然百分之九十是不识字不能直接看报，然而街谈巷议，工人们是听着的。中国工人经济生活那样极人世间的痛苦，迎接世界革命潮流，不用说是很自然的，特别是俄国十月无产阶级大革命的胜利，更使得中国工人受到深刻的影响和强烈的鼓励。就在这种情形之下，中国职工运动开始它的黎明期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旅俄华工对十月革命多有亲身感受。从1916年5月开始，北洋政府向英、法、美、俄等协约国派遣劳工。其中，赴俄华工主要从事西部战场挖战壕、装卸军用物资等事务，还承担铁路、港口工程以及西伯利亚开发、煤矿开采等粗重危险的劳作。劳工中的大多数都参加了工会组织，“唐山华工张森等还亲自听到过列宁宣传无产阶级革命的讲演”。

十月革命中，大批旅俄华工参加了红军。苏联红军第三军二十九师后备团、乌拉尔中国团、莫斯科的中国团等全体成员都是华工。在莫斯科、彼得堡，华工组织的赤卫队，直接参加了夺取冬宫的战斗和莫斯科的十月武装起义。这批华工回国后，进一步在工友间传播阶级斗争意识和罢工思想。

与之相伴，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开始产生世界主义意识。他们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角度来理解中国革命，意识到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应与世界革命紧密结合在一起。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李大钊、陈独秀、李达、李汉俊、瞿秋白、蔡和森等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开始研究与翻译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并且有意识地将之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联系起来，强调“只有以共产党代替政党，才有改造政治的希望”。

在共产国际代表的帮助下，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利用各种渠道传播马克思主义，并与进步社团组织和先进分子声应气求。经过与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多次论战，一批志同道合者聚集起来。从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到八个共产主义小组及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建党伟业迅速拉开帷幕。

（据《解放日报》，有删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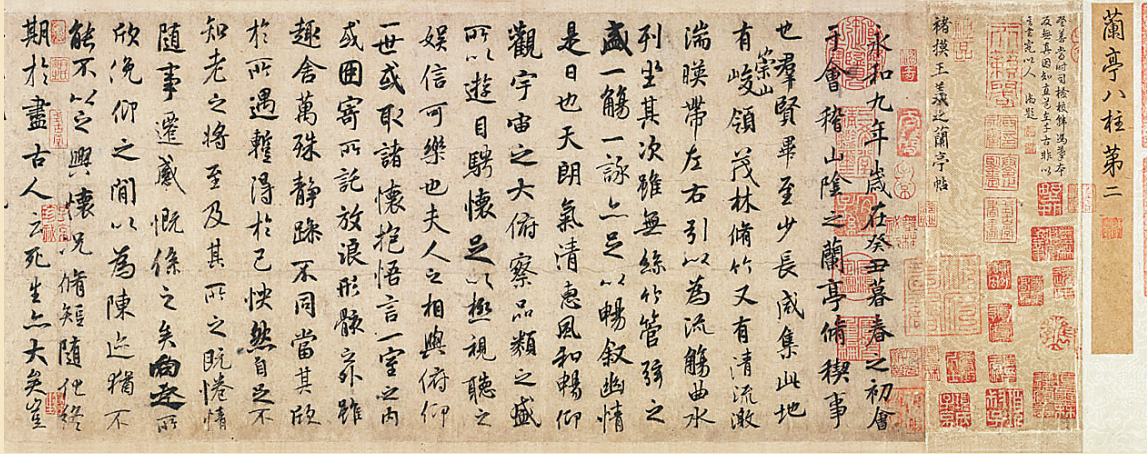
投稿邮箱 hnrbyfb@sina.com

园
笔
砚
清
玩

《王羲之行书兰亭序》卷(传唐褚遂良摹本)，晋，王羲之之书，唐，褚遂良摹，纸本，行书，纵24厘米，横88.5厘米。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东晋永和九年(353年)三月三日，山阴名士四十一人集于兰亭，修禊祭，宴曲水。即席赋诗，汇为一卷，由王羲之当场作序。这篇序情文并茂，心手双畅，向称“天下第一行书”。其妍美流便的风神，被后世视为行书的典范和楷模。唐太宗李世民酷爱羲之书法，在得到《兰亭序》真迹后，曾命当朝书法名家褚遂良、欧阳询以及弘文馆拓书人冯承素等勾摹数本，分赐臣下，以广布扬。兰亭真迹记载已随唐太宗殉葬昭陵。这些唐摹本主要有两个系统，一为褚遂良摹本，存世的褚遂良、虞世南、冯承素等墨迹摹本，多属此系统，以冯摹本的“神龙本”最为接近原作；一为欧阳询摹本，刻帖“定武本”即源自欧本，为存世最佳的石刻帖本。

此卷旧传为褚遂良所摹，故卷前项元汴标题“褚摹王羲之兰亭帖”，简称为“褚摹兰亭”，实未必确切。全卷有宋、元、明诸家题跋或观款，以及鉴藏印记215方，又半印4方。其中“滕中”等2方北宋印和南宋绍兴内府“绍兴”“内府印”“睿思东阁”等7方印属真，第一后纸上米芾诗题及7方铃印亦真。因知此卷当为北宋米芾临摹本。但作品质地属楮皮纸，是宋以后方普遍使用的纸质，或可证此为北宋摹本。全卷由两幅纸拼接，前纸19行，后纸9行，行款排列较松匀，以临写为主，辅以勾描，因此书写较为流畅，亦具一定功力。（杨道 辑）



古代判词中的智慧

■ 钟芳

判词，乃古代官府断案之公文，相当于现今司法审判机关所制作的判决书。《史学指南》云：“剖决是非，著于案牘，曰判。”作为一种独特的应用文体，判词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重要载体与体现，一向以用字庄重严谨、呆板冗长著称，但也有些古代官员撰写的判词言辞精彩简洁，风趣诙谐，且有止争息讼的功效，使人读之不禁拍手称妙。

南宋罗大经的《鹤林玉露》卷四载：北宋名臣张乖崖任崇阳县令时，有人举报管理钱库的小吏每天都将一枚铜钱藏在帽子里带回家中。张乖崖传来小吏质问，小吏竟全然不惧，如实回答。张乖崖见他国库的钱都敢偷，非常愤怒，马上命令下属杖打他。小吏高声分辩道：“一钱何足道？你能打我，还能杀了我？”张乖崖一听更怒，立即宣判道：“一日一钱，千日一千，锯钁木断，水滴石穿。”然后亲自动手，拔剑斩了这小吏，再申报御史台自劾。这道判词精妙在

理，虽寥寥数语，但铿锵有力，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盗窃的危害性。

明朝冯梦龙在《智囊》中记载了一个祝瀚妙断白鹤案的故事，约略如下：明代宁王朱宸濠府邸在南昌，府中养有一仙鹤，为皇帝所赐。有一天，仙鹤溜到外面被老百姓的狗咬死了，王府家奴告到知府衙门说：“宁王的鹤挂有金牌，那可是皇帝御赐的啊！”要求赔偿。当时的南昌知府是有“祝青天”美誉的祝瀚，他问明情况后，提起笔来，写下判词：“鹤虽带金牌，但狗不识字。禽兽相伤，和人有什么关系！”当即将那个狗的主人释放了。判词堪称绝妙，给人人情入理之感。祝瀚廉明的做法被宁王忌恨，为了躲避宁王的报复，他决然辞官，此后二十年隐居家乡不入城市。南昌百姓感恩，特建祝公祠纪念之。

清代曾衍东的文言小说集《小豆棚》卷十六载，郑板桥任山东潍县令时，曾判过一桩

“僧尼恋案件”。某日，当地一个乡绅将一个和尚和一个尼姑抓到县衙，吵吵嚷嚷地说他们私通，伤风败俗。后经询问得知，原来二人未出家时是同一村人，青梅竹马私订了终身，却没想到女方父母反对这桩婚事，把女儿许配给了邻村一个老财主做妾，女儿誓死不从，离家出走奔桃花庵削发，男子不见了心上人也愤而出家。转过年来，在三月三的潍县风箏会上，这对苦命鸳鸯竟又碰了面，约定昨夜相会，不料被人察觉。郑板桥听后，动了恻隐之心，遂判他们可以还俗结婚，提笔写下判词曰：“一半葫芦一半瓢，合来一处好成桃。从今入定风归寂，此后敲门月影遥。鸟性悦时空即色，莲花落处静偏娇。是谁勾却风流案？记取当堂郑板桥。”判词既有文采，又富情趣，妙不可言。足见板桥先生的胸襟和机智！

下面的这份判词，当属史上字数最少的判决书，只有一个字。《小豆棚》卷八载：清乾

隆年间，一寡妇想改嫁，但遭到家人阻挠，她就向官府呈上状子：“豆蔻年华，失偶孀寡。翁尚壮，叔已大，正瓜田李下，当嫁不当嫁？”知县按状核实时，当堂判决：“嫁！”一字判词，简洁利落，掷地有声。

当代著名哲学家冯友兰的父亲冯台异，光绪年间曾任湖北崇阳县令，是一位颇为勤政的官员，又能亲民。据传，冯台异判案颇有特色，如他曾判过一个多角恋爱的案子，判决书结尾写道：“呜呼！玷白璧以多瑕，厉阶离魂倩女；梦朱丝而不治，罪应坐月下老人。所有两造不合之处，俱各免议。此谕。”（见冯友兰《三松堂自序》）别看只短短几句，却文采斐然，有成语（白璧微瑕、治丝益棼）、有典故（郑光祖《倩女离魂》）、有传说（月下老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布告一贴，全县传颂。

闲暇之余，翻看这些古代典籍中的断案判词，让人在领略到汉语语言神奇魅力的同时，也陶醉于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